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
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柰何
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
理沛入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
時幽求方立元勳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効

盧坦

盧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也
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
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
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又在軍積勞亟遷
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
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
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
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留必及於

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
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繇○是○知○名○累○遷○侍○御○史○
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
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
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
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
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
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
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
信○也○帝○曰○朕○旣○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
陛○下○之○德○觀○察○宣○歛○時○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
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
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全○集○乃○多○貸○兵○
食○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
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
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遲○之○更○遣○中○人○
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

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爲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遺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議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

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玘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卽爲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論旣正而爲慮甚遠有大臣之槩

蔣欽緒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爲內姻
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欽
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
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
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
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
之言，遽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
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爲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
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
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者，
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畧加詰問，具服
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
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
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

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繇是服且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一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七目

識見下

錢若水

蘇頌 五見

薛奎 三見

張詠 十一見

孔道輔 二見

謝絳

任中正

盛公度

范仲淹 四見

侯叔獻

王化基 二見

程顥 七見

蘇軾 六見

范純禮 二見

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繇是服且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一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七 目

識見下

錢若水

蘇頌 五見

薛奎 三見

張詠 十一見

孔道輔 二見

謝絳

任中正

盛公度

范仲淹 四見

侯叔獻

王化基 二見

程顥 七見

蘇軾 六見

范純禮 二見

鄭俠

陳忠肅公

翟汝文

黃震 三見

孫伯純

葉顥

林震

季本 二見

唐錦

江湖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錢宣靖公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
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
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
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
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
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
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撻
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爲得實
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
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
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
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
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
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
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手對曰安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
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
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
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
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
僧爲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爲
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著。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請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不能也。錄事詬之以受賄而不爲動。人所不能也。密訪而得女奴。人所不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而不使恩出於己。人所不能也。富民之趨謝而不得入。人所不能也。知州欲爲奏功。而慮置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者。是真寔語。其肯借此爲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爲急流勇退之人。其夙根素澹可知。卒之敝蕪使相。以風朝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遷知潁州。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至令人感服。非大器局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四至而應。

薛簡肅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洵洵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洵洵簡肅之略不取視最妙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識力俱到乃能定訛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兖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黜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兖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輔一言。乃以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全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魯三書蠱，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

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禋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滿闕，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爲差。差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卒。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暮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劾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爲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
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
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
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
鄭州推官過謁度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
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爲詩謝之度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
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
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
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
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
參政與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
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
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

能爲新進發此箴規。纔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行而後爲樂耶？俸

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倦遊治圃，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爲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旣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基，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文字相樂意，基不答。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為參知，首以詠薦。人間故，答曰：詠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以王公真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本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顥甚厚。初

卜嘗謂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歲軍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顥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卜留少俟、顥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顥、竟以尋求無踪而止、非

懷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爲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依回、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乃。遣。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然。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當。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太。后。而。待。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執。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察屬國之僞，乃以尊朝廷之體，而措置更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木石磚甃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贊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

為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用，豈
其對。

范公雖為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為國
家儲久遠之長計。

鄭俠

鄭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
邀與相見，時方行新法，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
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
曰：青苗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

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
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為檢討，使
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
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
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
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
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
沙霾曠，扶携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
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疏奏，請閣門不納。矯稱密急，發馬適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爲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萬里外乎？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譁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依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姦切齒，遂以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適罪。俠又取唐魏徵姚崇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爲誹謗，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但徙英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拒相君之諭。荆公引俠，托言憐才，知己之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

何志不可自伸。○能使人主覽圖而通夕
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接。

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絀。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之官廩

可以取，可以無取，忠肅豈肯爲傷廉之事，但以屬吏能疎遠禮遇之權要，非有定識者不能。

翟汝文

高宗時，翟汝文知越州，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之言。

非真識社稷至計者不能爲此言。

黃震

黃震通判度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
翁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
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
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
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
歉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

賑之莫若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
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
騰價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
歲代社倉之匱定爲長便也黃公置田以
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饒爲之特其毅
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
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
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爲至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者，何能辨此。

葉顥

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授顥。顥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礎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堅立。

林霆

林霆爲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錢，不能鑄此一錯。

季本

季本初仕爲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係，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爲御史，謫揭陽，稍遷弋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爲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蒸其可斬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憮然，本負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謫，而卒以讒罷。以事勢之緩急，察違命之重輕，真爲識體之言。至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爲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棘負萊，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其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

四巡撫議，錦上記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踵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湖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禋道殣相枕藉潮至輒爲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潮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卽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矣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孫叔敖



董安于

二見

汲黯

薛宣

三見

黃霸

三見

朱博

三見

楊仁

辛彥之

岑熙

張酺

王承

二見

黃香

傅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阮藉

劉惔

陸慧曉

連庶

謝方明

李季壽

崔羣

高智周

郎餘令

源乾曜

李季基

杜衍 四見

張子爽

王曾 二見

宋庠

趙抃 四見

歐陽修 二見

陳堯佐 四見

曾子固

田况

許將

楊察

王佐 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 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津卷之三十八

崇體

明山陰祁承燦輯

公儀休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也。」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讐其貨乎。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
得爲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爲察小。

孫叔敖

孫叔敖爲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
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
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
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敖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敖曰：罷
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敖言之。王曰：前日更
幣以爲輕，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
定。臣請遂令復如故。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
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
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
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柎。乘車者皆君子，君
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爲政者所當書紳。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闥閣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主爵都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豈專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